

浪漫主义 与现实主义



考德威尔著 薛鸿时译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对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研究

新 知 文 库 44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著

薛鸿时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特约编辑：倪 乐

封面设计：叶 雨

封面画：董学军

Christopher Caudewell

ROMANCE AND REALISM

A Study in English Bourgeois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新知文库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LANGMAN ZHUYI YU XIANSHI ZHUYI

对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研究

(美)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著

薛 鸿 时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曼诺超级排版系统排版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83,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定价1.30元

ISBN 7-108-00060-1/I·21

“文化：中国与世界”

编委会

主 编：甘 阳
副主 编：苏国勋
刘小枫

编 委：

于 晓	王庆节
王 炜	王 焱
方 鸣	甘 阳
纪 宏	刘小枫
刘 东	孙依依
杜小真	苏国勋
李银河	何光沪
余 量	陈平原
陈 来	陈维纲
陈嘉映	林 岗
周国平	赵一凡
赵越胜	徐友渔
钱理群	黄子平
郭宏安	曹天宇
阎步克	梁治平

本书特约编辑：倪 乐



资产阶级文学的整个历史自始至终都显现着矛盾对立。一眼望去，整个文学领域里似乎贯穿着两个思想学派的斗争：起初一派取得了成功，接着另一派又占据了优势。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发生了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的斗争；然而当浪漫主义“革命”走向终局，这场斗争又表现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现实主义本身又受到它的对立物——未来主义——的挑战。事实上，对立的任何一方都是一个新的“学派”；它们并不是人类意识中固有的二元论的产物。诚然，事物的发展来源于生活、思想和文学中矛盾双方的对抗与综合；但是，在这一辩证的运动中不断产生和得到调和的对立面并不是那永恒的、基本的对立面的反映。有些人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试图将人类思想的一切复杂问题区分为：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实在论或唯名论、外向性或内向性、浪漫主义或古典主义、讲究实际或耽于空想。文学中最简单

的差异也比这种起码的二元论复杂得多。

十八世纪的“古典主义”学派体现着“理性”、自然神论、怀疑论和唯物主义，它被浪漫主义所否定，后者则体现着“感情”、神秘主义、信仰和唯心主义哲学。“现实主义”则综合了所有这些对立因素，它以古典主义式的冷静和客观态度来描绘浪漫主义的狂热激情（如：福楼拜充满异国情调的《萨朗波》、左拉笔下毫无节制的兽性或托尔斯泰汹涌澎湃的战争画面中所体现的），它并不拒绝浪漫主义的世界，相反地，它小心翼翼地从事外部来描绘这个世界，而且并不背弃其古典式的信仰。现实主义是个真正的综合体；然而，这种客观地描绘世界的现实主义似乎日益剥夺了充满浪漫主义活力的画面，最后变得冷漠无情、僵死，失去了效能。现在轮到现实主义被分解了，我们又有了反现实主义。然而，运动是按辩证法进行的，反对现实主义的倒不是曾经遭到它否定的浪漫主义，而是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最后是超现实主义。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既模糊又抽象；但是，这种纯粹形式上的思维活动具有物质的基础。实质上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变化的结果。古

而，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家们却力图把这种滔滔不绝的波浪式的运动冻结起来，把融合的、相互渗透的对立物分解为两个永恒的学派，并且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排它性的。因此，这些文学史家们时常被一个事实弄得窘迫不堪，那就是：资产阶级文学中不断争吵着的双方其实非常容易流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着姻亲关系，它与古典主义的关系亦复如此；未来主义者不但具有浪漫主义者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现实主义者的特性；一个作家起初看来明明是这样的，但换了一个观察角度，他就显得完全不同了。一切都不那么绝对单纯，可以一目了然。

资产阶级文学的这一困难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文学史家本人就是资产阶级者。只要他的活动还跳不出资产阶级范畴的圈子，那么他所看到的对立物就象是绝对的、彻底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外部来观察这个世界，就能够看到：这些资产阶级的对立物远不是绝对的、彻底的，对立双方都由资产阶级的根本地位所酿成。它们是由同一架机器摄取的现实的不同方面，几乎象是同一张相片的正片和底片一样。假如你只看到现实的一张相片，那么正片与底片确实象是永久对立的。

但是，你若是看到其他相片，你就会明白：从同一方位照的相，正片之间或底片之间实在没有什么差别。假如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照相，那么就会产生真正不同的结果。

尽管资产阶级总是试图把文学发展的进程简化为这种性质的简单对立，但艺术的辩证性质使他不断地遭到失败。他的简单的对立物不但总要一连串地重叠(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和未来主义者)，而且同一位作家身上也会出现几对不同的交叉重叠，因而任何特定时代的主要对立物，如：客观性与主观性、愤世嫉俗者与感伤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趣味粗俗者与唯美主义者，都以最混乱的方式交叉重叠着，资产阶级批评家永远也找不到一对经过选择的基本矛盾可以把其他所有矛盾排列起来，从而理清这一混乱的局面。

原因在于，他所选择的每一对矛盾尽管看来十分重要，实质上都是一个发展中的事物——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运动所产生的。由于一切批评家都归属于资产阶级，他永远也看不清这一事实；这就象试图看透他自身一样；在他看来，

对立物都是排他的、绝对的。我们一旦深入问题的核心，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方式，一切都变得清晰分明了。这就好象一道X光照射着文化的骸骨，向我们显示出：复杂而又灵活的器官是由简单的calcerous⁽¹⁾构成的。这种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概括看法，尽管只是匆匆的一瞥，却表明：变动着的社会关系如何引起艺术中那早已被认识、却无法加以说明的、由社会分泌出来的变化。

作家在社会中的职责是什么？他的职责就是要做一位语言艺术家，即：以语言为媒介，表现他在生活中的特殊经验。

语言、经验、生活、表现——只要举出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使作家活动的框架立即固定下来。

他以语言为媒介表现一种经验——对现实生活的爱憎态度。语言是社会经验以及反映真实生活现象并对之表明爱憎态度的象征符号的仓库。现存的那种陈旧的社会思想材料和概念对他说来已经不够用了。他有新的经验要向别人传达。因此，他的任务是要重新组合这种象征符号，使这种重新组合产生一种与他本人的经验相近似的新的经验。这种新的组合体将会从社会意义上表现

他个人对现实的反应。

在作者看来，这个过程如下：作为他个人主观世界一部分的经验A必须与他本人、他的读者、因而也是全社会所共有的语言天地B综合在一起，从而产生C，C就是他的经过改变了的、存在于社会天地B中的新的经验A。

在读者看来，这个过程是：通过阅读，使他将自己的C变成自己的新经验A¹，这是他的语言天地B中的一切事物的对照物，新经验的张力改变了他的个人天地C¹，如今，他的个人天地里已包含了A¹。

结果是双方都起了变化。作者的劳动是要使他的个人经验社会化和公开化，其经验本身改变了性质，变成一种新的经验，作者对自身有了更多的发现。读者的努力是要使这部分新的社会语言成为他个人的东西，他同样也改变了；从此以后，他的语言天地与他先前的不同了。有着各自的生活的作者和读者本人如今都和先前不同了，他们的生活也和先前不同了。

有一个共同的条件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那就是作者和读者都生活在其间的环境——社会，社会分泌出一个可供两者相会的语言天地。因此，

艺术是一个弥漫着社会关系的过程，艺术的模式必须在社会关系中编织而成。社会生活使作者取得了某种经验，这种经验使艺术充满激情；社会生活也使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对词语产生某种感情联想，有了这种联想才有了把作者的经验传达给读者的手段。由于作者的生活实践因人而异，经验本身也各不相同。时代的问题赋予艺术以深刻性。不但素材，就连作者的艺术热情也都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汲取来的。

这个论断在一切社会——不管是多么单纯的社会——里都是对的；但是，并不是一切社会都单纯，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相同。社会的不同致使这个过程在不同时期的发生也不相同；问题的复杂性使这个过程在更复杂的社会里更加难以追踪。

语言并不是奉献给艺术的什么圣物。它是应用于日常生活与科学、政治活动中的交际媒介，它保证人与人之间在目标、感情和行动上得以合作和相互协调。艺术就是在这种早就现成的材料中活动的。诚然，艺术语言不同于口语，但它仍然受到口语的滋乳；要不是这样，就可能有一种截然不同于口语的文学语言——就象世界语那样

——专门用于艺术了。众所周知，艺术作品决不能用这种语言来写，因为那样它就会贫薄，恰恰缺少艺术所必需的最本质的东西。这说明：语言从市场上收集到的一切平凡的社会联系和含义对文学艺术不但有用，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功用为艺术提供了它所需要的内容。有人说：艺术需要一种文学传统而世界语却没有传统，不能这样说。假如真这样，那么就有可能运用具有伟大的文学传统的死语言（譬如拉丁文或希腊文）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了。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不可能的。艺术的传统不是语言传统而是社会传统。因此，文学艺术有一个根本特征：运用从商店、市场、友好的对话、政治演说以及吵架中收集来的各种联系。因此，如果说文学艺术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运用社会关系的产物，它是由人类合作的需要编织而成的。它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提高这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使之具有意义。

但是，艺术中看来是提高了的、具有意义的东西也都是由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以及genotype¹²在变动不定的社会天地中的冒险行动所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感兴趣的東西就是社会经

验中还没有包括进去的东西——偶然的、特殊的、个别的、异常的。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任意的、自我决定的，正是那偶然的、非预谋的东西才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引向一个未知的结果，意识到一个具有新的性质的完整的世界，它的出现证明了：那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必然性。草动知风向，艺术中的偶然事件正是显示人类心灵风向的标志。

就偶然、例外事件的重要性而言，艺术和科学具有共同的依据。区别在于：对于科学，这种偶然事件是一个新的综合体、一种更加包罗万象而同样性质的前提的信号；对于艺术，这种偶然事件是发现一系列新特性、认识丰富的、前所未有的多相性的机会。对于科学，有趣的、出其不意的事件引起对外界现实的新见解。对于艺术，它是打开新的内心世界的钥匙。

艺术不可能与其他合作的社会过程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人凭借现实的物质材料和他本人的经验制造出一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的产品。它可能是一件艺术品也可能是一顶帽子。这一行动使他改变了；制造出产品的人与从来没有凭借现实的物质材料进行过这种生产斗争的人是不同

的。反过来说，这件产品拿去和别人的产品交换，得到这件产品的人也改变了。假设这件产品是一座房子。建造这座房子的人与野蛮人不同了，因为他运用物质材料造房子，懂得这件事的性质；住房子的人也和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不同了，因为他得到了庇护和安全。

艺术过程在本质上与它相同。艺术家凭借他对现实的经验与知识，创造出一件艺术品，他把这件艺术品拿去和别人换取维持生活必需的面包，得到艺术品的人由于有了对这件艺术品的体验也发生了变化。创造一件艺术品与盖一座房子相比、享受艺术品与住在房子里的人在自然力面前享受温暖与庇护相比，前者可能高于后者，也可能并非如此。这决定于当事人当时持有一种怎样的价值尺度。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拉斐尔的杰作决不会比面包具有更高的价值。倒不如这样说：艺术产品更加复杂、“丰富”或“间接”。更单纯的头等大事还是建造并使用房屋，因为没有房子、食物或衣着，艺术品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被欣赏。

建筑师或建筑工人在造房子时所运用的技艺是在别人的推动下发展进步的，这一长列文化链

索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期。住在房子里的人也吸收、利用了人类在生活方式、文明礼貌、家庭生活、游戏、消遣、娱乐和习俗方面长期发展进步的成果。艺术家和读者的技艺也建立在一个同样的社会进化过程的基础上。建筑师得到了整个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支持，作者得到了整个印刷业和图书发行业的支持。支脉最终渗透全社会，因为，全社会通力合作使建筑师、艺术家及其亲属们得到衣食、支持和发展的机会。

因此，艺术生产与盖房子、造帽子或种粮食的过程一样，都是一个经济过程。它隐藏在社会的肌肤里。如果说这种看法似乎把艺术生产过程庸俗化了、贬低了，那么原因正在于人们历来把盖房子和造帽子的过程庸俗化了、贬低了，如今才轮到艺术也受同样的对待。要知道事情何以会是这样，就要讲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

资产阶级否认任何人有统治其他人的权利。这是因为他曾长期受到别人的统治，现在他造反了。资产阶级禁止奴隶占有制，否认一个阶级的成员具有可以奴役驱使帽匠、诗人的权利。资产阶级唯一承认的权利就是财产所有权。

这种权利表明：它是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

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社会关系不可能是分散的，它在任何地方都以现金交易的伪装出现。人们制造产品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现金。他的产品和他的劳动力得到确认——只有当他的产品能换取现金时他方能生存；同时，除了通过市场交换之外，他对别人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这个市场上的货物，不论是何人、何地所产，你只要拿出现金来就可以得到。现在，不但“pecunia”（金钱），而且市场上的一切商品都“non olet”（不臭）了^[3]。

因此，每个人的生活法则就变成这样了：用自己的劳动力或产品获取尽可能多的现金；对他人的劳动力或产品则付以尽可能少的现金。于是，他变成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社会职能只有一项：获取现金、尽可能轻易地获取那神秘地出现的产品和劳动力。社会必要的一切合作都被掩盖起来了，每个人似乎都通过市场（货物按照“供求法则”神秘地在那里出没）在为自己工作。

结果出现了“商品拜物教”。那有形的、可以被占有的商品（人类社会合作的结晶）似乎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房子（不在于建造或居住）看来是件社会产品。食物（不在于配制或消化）看来是件

重要东西。最后，对艺术来说最为致命的是：艺术产品本身（不在于创作、欣赏或它所根据的或唤起的经验）似乎已包括了艺术的全部价值。

这种自由、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确实始终掩盖着人对于人的统治关系。因为布尔乔亚（也就是现今占有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统治着那些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并运用生产手段制造出产品来的人们。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同样不懂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没有自由，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没有自由；供求律算不上是什么规律，它只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偶然性罢了；恰恰因为他们认识不到在商品、市场和现金背后的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关系来说，这些商品仅仅是一个发展阶段而已），于是他们每走一步都会无可奈何地落入贫困、战争、迷信的掌握之中。

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青春时期，人们所见、所感的只有“自由人”反对封建羁绊的反抗行动。在英国，由于暴发的都铎王朝与暴发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才使这种反抗得以成功；他们一起反抗封建阶级并把它压倒。新的自由人——资产阶级——怀着他们的愿望与欲念、不断增长的权力意识以及新鲜的革命好奇心，集合在王座的